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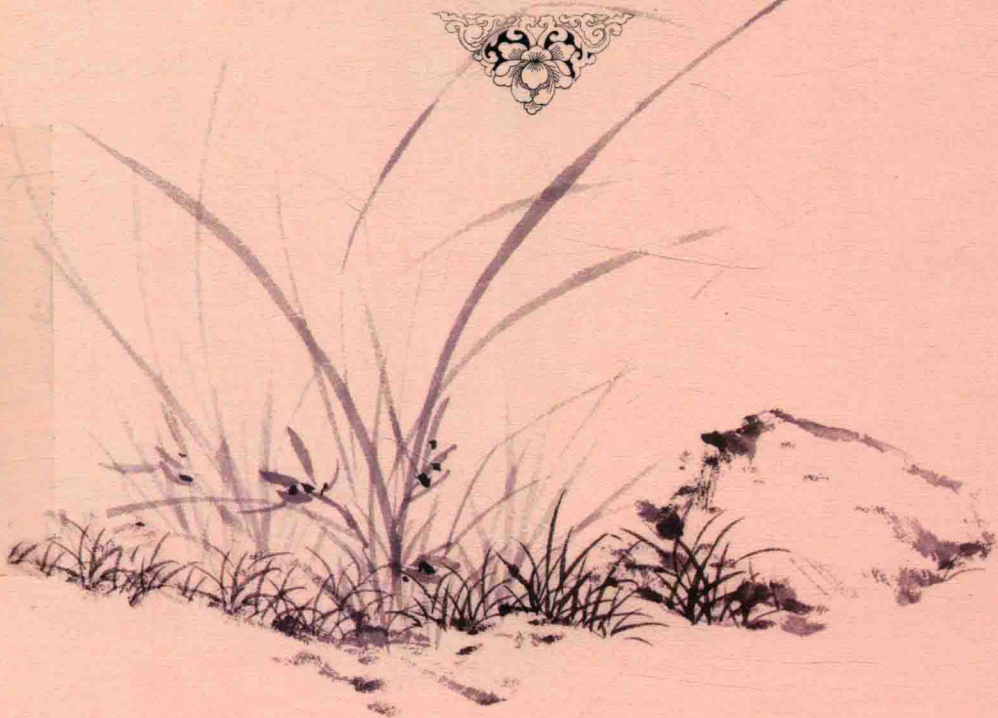
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杨红莉 贾玉春 主编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批准号HB11WX003)

杨红莉 等 著

新时期小说 精神价值论



非外借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杨红莉 贾玉春 主编

新时期小说 精神价值论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时期小说精神价值论 / 杨红莉等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94-4439-6

I. ①新… II. ①杨…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8088 号

新时期小说精神价值论

XIN SHIQI XIAOSHUO JINGSHEN JIAZHI LUN

著 者: 杨红莉 等

责任编辑: 杨 茹

责任印制: 曹 净

封面设计: 李彦生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106 号, 100050

电 话: 010-67012047 (咨询), 010-63131930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yrranyi@sina.com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7019571

开 本: 165mm×230mm

字 数: 244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4439-6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俊华

主编：杨红莉 贾玉春

委员：田建恩 程清旭 李延江

张占杰 马 杰

《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文学与文化从来就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原本就是一体的，这一点，从对“文”字的溯源中可以确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文”，就是包括礼仪、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文化内容。只有到了鲁迅所说“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时期，文学文体的审美特性被逐渐认知，文学才从文化母体中渐渐独立出来，成为今天意义上的与绘画、书法等其他门类并列的一种艺术类型。其后，尤其是20世纪，对于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从“外围—内部—再次突围”的曲线过程。其实，这个过程也是探索文学与文化辩证关系的过程，是重新确定文学与文化之密切关系的过程。如同二千四百余年前孟子所发出的追问：“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时至今日，我们一样有着对于文学与人、文学与文化、人与社会等复杂关系的追问和求索。“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刘勰给了我们确定无疑的答复。威廉姆斯在《文化与社会》中说：“从本质上说，文化也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研究承担着研究一个社会的艺术、信仰、机构，以及交流实践这样一个整体领域的使命。”¹正如对一棵树木的研究离不开对它所扎根的那片土地的了解一样，对文学的研究也永远不可能忽视对孕

1 威廉姆斯：《文化与社会》，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育和产生文学的文化的了解。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有了这一套名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丛书。

这套丛书是河北省重点发展学科和石家庄学院重点建设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建设成果的一次总结和展示，也是河北省高校专业教学团队、石家庄市科研教学创新团队——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团队的一次总结和展示。

2008年，学校在办学经费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从全校范围内遴选了六个基础较好且有发展前景的学科给予资金支持，进行重点建设，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就是这六个学科中的一个。五年的建设过程，毋宁说是一个艰难的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从专科起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一方面面临着人员不足、资金匮乏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和更根本的还是学科定位和建设目标的问题。就学科定位而言，也许在层次较高的大学里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地方性院校而言却需要慎重思考，需要谋求自身的特色和发展途径。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既要立足于学科自身逻辑，确保学科的科学性，又要结合本学科固有的时代性、现实性强的特点，研究本学科与当下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及表现，更要立足于学校作为地方性大学的基本定位，努力寻找一条学科与地域文化、地方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实践道路。在厘清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后，最终，我们明确了学科的三个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新时期作家作品研究、地方文学与文化研究。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学科结构既保证了学科本身的逻辑性，也兼顾了其所在环境的特殊性，以及为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的办学方向。

目前，这三个方向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学科也被遴选为“河北省重点发展学科”，学科所在的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被评选“石家庄

市教学科研专业团队”“河北省高校专业教学团队”等，一些研究成果获得了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些成员被评为省、市社会科学专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学科和河北省文联、河北省作家协会、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石家庄市文联、石家庄市作家协会等单位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河北省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石家庄文学研究中心等平台搭建起了大学和文学创作机构之间的合作桥梁，团队的多名成员参与到了批评和推介地方文学、文化的实际工作中；“河北作家进校园”“地方文学进课堂”等活动让学生们更深入地理解了文学的特质，以及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现在，对我们而言，文学不再仅仅是远离当下的存放在书架上的古老经典，而成为近在身边的生活的部分；文学不再是只能给予学生营养的单方馈赠，而成为可以参与甚至是评介的对象；文学不再只是研究的对象，而成为我们可以和其促膝交流的友人。

文学“活”了，文学“近”了，教文学的老师 and 学文学的学生共同参与到了文学生产活动之中并在这种参与中发现和建构着一个个生动而丰满的“自我”，这是这个学科自建设以来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我们认为，这一变化正是文学的精神力量作用于活生生的人的体现，也是这个古老的学科焕发生机的体现，也正是我们努力建设这个学科所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的。

在这个文学越来越容易被忽略的时代里，我们为拥有这样一种宝贵的精神生活而充满感恩之情。感谢石家庄学院领导的远见卓识，没有重点建设工程，这个学科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学科建设这几年，有动力更有压力，学校领导和科研处一直在给予这个学科指导、督促和关怀；感谢团队的所有成员，没有大家的共同摸索和努力，这个学科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团队的成员，研究基础并不相同，有的老师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所长，转

而向文学与文化的方向倾斜；感谢一直给予我们帮助的河北省文联、河北省作家协会、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石家庄市文联、石家庄市作家协会等单位的许多领导和同仁，没有你们的支持，这个学科不会有今天的成绩；感谢淳朴可爱的学生们，没有你们热情的参与，这个学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感谢光明日报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热心且有责任心，为这套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

最后，还要感谢这个蓬蓬勃勃的时代，正是她让我们生活如此多姿多彩。

杨红莉

目 录

前 言 “新时期小说” 阐释 /1

第一章 汪曾祺：书写活着的欣悦 /11

第一节 《受戒》及其对生命的颂赞 /13

第二节 礼赞人性的《大淦记事》 /22

第三节 生活审美主义 /28

第二章 孙犁：五四新文化思想映射下的传统伦理观照 /47

第一节 《罗汉松》文本内外 /49

第二节 孙犁的婚姻理想 /58

第三节 五四新文化思想映射下的传统伦理观及其意义 /67

第三章 莫言：高扬生命本体精神 /71

第一节 悬崖上绽放的生命之花 /71

第二节 身体的位置与意义 /92

第三节 主体的精神困境与现实境遇 /112

第四章 刘震云：存在之重与生命之轻 /131

第一节 新写实时期的“温情”及逃遁 /133

第二节 从《一腔废话》到《手机》：新媒体批判转向 /138

第五章 余华：存在的冷漠与苦难 /151

第一节 死亡游戏 /151

第二节 个体的真实和历史 /171

第三节 余华小说的反思 /180

第六章 贾平凹：情感与理性的矛盾 /189

第一节 《秦腔》人物类型论 /191

第二节 《秦腔》人物论 /202

第三节 清风街小社会的文化观照 /217

后 记 /225

前言

“新时期小说”阐释

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什么存在？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诸如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在研究文学的人的头脑中会不时浮现，尽管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答案，或者得到相同的答案；而对于不一定研究却喜欢文学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喜欢就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就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上述这些问题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系统中也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先辈看来，文学，乃至各种艺术形式，就是人显示自身存在的方式、途径，就是人的符号、印迹。所谓“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在中国古人心中，用文字、文章、文学表达情感的变化，就如同大自然中的树木以枝条的伸展、叶子的生落显示树的存在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所谓“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是也。但是，在现代人的眼里，世界既不如原来那样稳定和平静，人对文学的观念也不再那么确定和固定。在现代人眼里，世界是无限丰富和复杂的，人更是日新月异，充满了不确定性。人的变化当然既源于作为自然物种的演进，更源于人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人的变化无不和时代因素、社会特征、文化变迁，甚至于物候特征、地理环境等密切相关，文学也自然会如刘勰所云“时运交移，

质文代变”，其变化的根源则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另外，人的不同当然还根源于性情的刚柔之别、学养的高低之分、识见的深浅之异，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如此众多的可变因素给了文学许许多多的未定点，也给文学增添了无限的魅力。尤其是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则更因其所凸显的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历史的多重元素的综合纠结，成为研究和理解文学的绝好范本。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迄今的新时期文学，是一个文化大碰撞的时期，是社会转型的时期，是各种艺术形式、观念、手法大交汇的时期，是文化裂变的时刻，是思想对话的时刻，是人成长的时刻，这样一个变化的时期、未定的时期、多元的时期，是解构与建构同时进行的时期，是沉渣泛起、除旧布新、淘洗历练的时期。这是一个文化的大舞台，所有的一切都在进行大会演，大综合。这样一个时期，文学必然要在其中经历同样的淘洗历练；这样一个时期，是可供我们理解文学的多元与复杂性的时期。

概括而言，“新时期文学”具有如下特点：

1. 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被作为政治的“晴雨表”发挥着“观”和“群”的社会作用，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文学特色，而“新时期文学”，尤其是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更由于特定时代的政治因素，渗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其和社会思潮之间亦步亦趋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明显，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选择，需要在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中考辨文学。

2. 显著的历史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历史性，其实不仅仅是文学的历史承续性，其实还更包含着另外一种意味，即文学历史的断裂性。由于从 1949 年开始的国家体制转型对文学的强烈影响，已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与现代不尽相同的特质，因此，新时期开始阶段的文学，还面临着一个和古代、现代文学“打通”的问题。这种“打通”不仅仅是艺术手法方面的，还包括思想、情感所达到的深度层面。

3. 深刻的文化融合性。在这个转型时期，其实充满着迷惘，因为对于何为新、何为旧，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准确的判断。所以，这个时期是

各种文化都有机会登台表演的时期，传统的、新潮的，中国的、外国的，雅正的、流俗的，都纷纷涌现，在这个时刻冲撞、交汇、融合、淘洗，呈现出强烈的文化融合性特征。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文学四要素，即世界、读者、作家、作品，在这样一个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同时都在发生着巨大的裂变，因此，必然导致文学发生新变。

“新时期”以其复杂的时代症候性、文化融合性，成为研究小说规律、观照作家风格的绝佳时机。因此，本书将这一时期的小说作为对象，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探测，对小说、人、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而在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同时，本书试图以哲学领域有关“生活世界”的基本观念作为理论的背景。

我们知道，文学是对生活世界的审美反映，所以，恰恰是现代人对生活世界复杂性的认识导致了文学复杂性的观念，尤其随着西方现象学家们对“生活世界”的重视，文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便也成为一個旧有的新话题。“生活世界”是从现象学家胡塞尔、舒茨一直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等都在使用的概念，尽管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有所区别，但是，其基本的内涵还是有共通性的。舒茨的学生纳坦森曾经将舒茨的“生活世界”概括为“包含人所牵连的种种日常事务的总和”，即它既包括一个人所经验到的那个自然界，也包括他所置身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世界。¹因而，“生活世界”是一个价值与意义还未分化的，具有总体性、鲜活性、直接性、混沌性等特点的人所在的世界，也因此，这个世界常常是可变的、无常的。而文学是以此世界作为自己的客体、对象，文学的丰富与复杂性则同样因此而成为必然。

但是，这个丰富和复杂的生活世界就只是不确定的和混乱的吗？它是永远不可辨认的吗？并非如此。生活世界固然是变化的、丰富的、复杂的和不确定的，但是在其中，仍然包含有可以辨别与确定的因素与层面，仍然有其相对稳定的秩序、结构、组织或者关系、形式。或者说，正是这种可变性与相对不变性的混合构成了生活世界的丰富与复杂状况。那么，我

1 约瑟夫·祈雅里：《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吴永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5页。

们如何把握这个生活世界的确定性呢？尼采曾说，人对自己了解到什么程度，他对世界也就了解到什么程度，他所认识到的世界的深度，正是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复杂性让他吃惊的程度。尼采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与生活者个人的认识程度密切相关。显然，在尼采这里，世界的丰富与复杂性是由人自身塑成的，也就是说，你的世界其实就是由你自己所构成的，你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也是由你自己所赋予的。如荣格所说，“生活是疯狂的，同时也充满意义。”¹因此，在现象学家们看来，这个日常生活世界一开始就是意义的宇宙，是一种意义结构，“对于每一个保持自然态度的人来说，生活世界首先是作为他的文化世界，也就是说，首先是作为这个被我们讨论的人从历史角度参与构造的意味（Singfication）的世界所给定的”²。而生活世界之所以是一个有意义的文化世界，“是因为这个生活世界对于我们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宇宙，也就是说，是一个我们必须进行解释的意义框架，是一个只有通过我们在这个生活世界中的行动才能够创立的、意义相互联系的宇宙。”“因此，人的存在本身就被指涉或作为一个实践活动领域而存在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人的意义。”³可以说，正是因为人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赋予了生活世界以意义。而既然文学是生活世界的反映，那么，以生活世界为本源的文学也必然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也必然是文学世界的人——作者与读者所赋予的。

但是，接下来，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生活世界的意义对于所有人一样吗？如果不是，那么，各自的意义又如何产生？交流如何可能？或者说，为什么每个作家赋予作品的意义各不相同？他们因为什么而赋予了作品各自不同的意义？各个不同的意义又根源于他们怎样各自不同的生活世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借用舒茨“社会基质的坐标”（coordinates of the Social matrix）的概念。所谓“社会基质的坐标”，即个人经验的坐标。在舒茨看来，生活世界既有空间向度也有时间向度，就个体在生活世界中

1 荣格：《荣格文集》，冯川编，冯川、苏克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2 舒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3 舒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

的实存而言，其身体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至关重要，每个个体所拥有的空间和时间知识，主要取决于其肉体在这个世界实际所处的位置。在他看来，个体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相对于他来说是此在，是其在生活世界中确定其地位的坐标系的原点，也是他据以理解和组织各种社会事件的出发点。以这个原点为中心点，这与那、前与后、上与下、近与远，共同构成了个体理解和进行社会行动的空间视角；同样，个体在社会时间中所处的具体位置即他的现在，也是他用来理解和组织各种社会事件的出发点。以它为中心，早与晚、今与昔、现在与未来，共同构成了个体理解和采取社会行动的时间视角。因此，个体所处的具体生活世界就通过这个时间和空间视角，经过个体的“生平情境”和“现有的知识储备”的过滤，被个体转化成他自己的世界。舒茨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人把他自己看成是社会世界的中心。“我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所占据的位置，我的实际的‘此在’，就是我在空间中确定我的方位的出发点。可以说，它就是我的坐标系的中心点。同样，我的实际的‘现在’也是各种时间视角的原点，我正是依据这些时间视角来组织这个世界中的各种事件。”¹这也就是说，在常识世界中，“这个”世界这样一来就转变成“我的”世界了。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与自然科学中的标准化了的时间和空间就有了本质的不同，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是根据我个人的主观经验来确定的。舒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首要基础存在于主观的空间和时间之中，我们对世界的界定也是从个体那里经过独特积淀和构造的主观性中产生的。在空间上，个体把这个社会世界当作围绕自己的空间位置建立起来的东西来经验，“只有涉及我的时候，我与他人形成的某种关系才能获得特殊的意义，我用‘我们’这个词来称呼这种特殊意义；只有涉及‘我们’——我是‘我们’的中心——的时候，其他人才会作为‘你们’表现出来；只有涉及‘你们’——‘你们’又反过来指涉我——的时候，第三组人才会作为‘他们’表现出来”²。在舒茨看来，个体在生活世界中所具有的时间和空间视角具体表现为两种时空区域，这就是处在其实际力所能

1 舒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403页。

2 舒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及的范围之中的区域，和处在他有可能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区域。他称前者为“操纵领域”（“工作世界”），它是个体目前处于其中、接受其影响并通过各种身体运动对其施加影响的现实生活环境；后者则包括由个体的过去构成的有可能通过主观意识加以恢复的世界，以及由个体未来组成的、有可能达到的世界。舒茨认为，个体的主观自我与他人自我之间的主体间性，就是在日常生活世界的这种时空区域中构成并得到社会个体的理解的。

舒茨关于“生活世界”的上述观点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作家与其作品之间关系的理论依据，可以说，正因为作家各个有别的工作世界和生活世界，因此，形成了其不仅在内容深度（涉及作家个体的工作世界），而且在艺术深度（涉及作家个体的主观恢复的世界和可能达到的世界）方面各个不同的作品。也因此，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如果评析作家、作品，尤其是比较多个作家、作品，如果不深入到作家各个不同的生活世界中去，不去充分辨析其各个不同的生活世界的构成，不将作家个人的生活世界与宇宙世界、与社会整体、与作品的艺术世界充分勾连起来，对文学的探讨将不可能是充分的。

按照哲学界的有关研究，人的生活从恒常程度上可以分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个层次。¹“日常生活”是一种自在、自发、非主题化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原初和常态的民间生活形式，大概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私人活动领域或私人生活，其文化属性是民俗文化；“非日常生活”则是自觉、自为、主题化的存在方式，是公共活动领域和自觉的精神生产，属于和民间生活相对立的“官方”生活，其文化性质则是政治文化。显然，相对而言，“日常生活”因其自发性、自在性和非主题化的特征，往往更能体现人性的、自由的一面；“非日常生活”则相反，它主要把人统一安置在相同的规范之中，为着某种确定的目的劳作，并不以生命个体的自由需求为目的，因而人的自由天性经常被强行剥夺和异化。也有的研究者将“生活世界”分成“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政治活动”三个领域，认

1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20页。

为“生活世界”由上述三个领域整合构成¹。这种简明的分类更容易让我们明确：由于作家生活体验或者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差异，其小说所着重呈现的生活世界也呈现出不同的图景。这一点，正是本书借以选择作家作为进入新时期小说研究的根据。但是，这样对于生活世界的区分并不意味着上述三种活动不能交叉，事实上，如果说在农耕文化生活中还可以比较明确地区分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个领域，或者说“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政治活动”三个领域，那么，到现代社会中，现代性及其带来的权力新格局的冲击愈来愈导致上述各个领域的交叉趋向，也因此形成了生活世界的多重性、多元性和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因此，在对生活世界的整体观念中，认识生活世界的不同与认识生活世界的交叉渗透同样重要。其次，这样的区分也意在凸显优秀小说所能达到的反映生活世界的深度和高度。应该说，人的复杂多元性正体现在其不断地在各个领域活动之间的穿插之中，优秀小说的魅力正在于能够艺术地将人的多层性表现出来，文学的艺术性正隐身于对生活、人的复杂和含混的艺术表现之中。所以，上述这种区分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作家、作品表现的生活侧重点，并且从侧重点的区别中看出作家不同的生活观念、艺术观念和文化立场。以此作为参照系，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作家所感受的生活世界其实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以作家所关注的“生活世界”的层面，进一步分析其小说所呈现的艺术风格。

也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下，我愿意做出纯粹个人化的，因此也一定是不成熟的，甚至还有可能是充满悖论的关于“小说价值”的理解：在我看来，小说的价值主要是其内在的精神内涵，是触及人的本体存在和精神生成的深层思考。如阿多诺说：“精神是照亮现象的光源，没有这种光照，现象也就失之为现象。……如果不显现出精神，或者说没有精神，艺术作品也就不复存在。”因此，精神内蕴方面的价值是文学的根本价值或最大价值。具体而言，这种精神内蕴存在于其所提供的关于人的生存方式、人生态度、人生立场、生存精神等的启发和思考中。也就是说，判断或者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价值，最主要的是这部作品能否对我们的人生提供积极的和

1 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27页。